

但我心里每有一种就此不写了的冲动，
因为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本身。

作者的一通篇文章，
往往还不如平常人的一句平常话。

那些广大在生活着的人们，
“不写的”大众，总是令我非常惭愧。
因为人，才是最大的奇迹。

炎夏之都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朱天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台港暨

朱工

作家自选文库

自选集

炎夏之都

朱天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夏之都/朱天文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ISBN 7-5321-2130-5

I.炎… II.朱…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327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周艳梅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炎 夏 之 都

朱天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5321-2130-5/I·1728 定价:16.00 元

赘序

阿城

台湾的朱西宁先生今年过世，朱先生生前创作甚丰，语言好。朱先生幽默，随口就是笑话。想起朱先生的笑话，就笑，就觉得朱先生还活着。朱先生有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

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既是为朱天文的小说赘言，好，就来说朱天文。

朱天文大概天生是为文字的。学生的时代，她笔下的

敏感就已经非其同代人所能及。张爱玲的文字对台湾很有影响,但搞不好会像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朱天文一路写过来,很早就摆脱了“张腔”,同时,一种文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也显露出来,当然是我认为的最重要的素质,别人未必看重。

文学家当然是书写者。一般人也认为文学家是写,比如写故事,写情感。但是一个普通的写家常常只做到写得有条理有层次意味深长或结尾惊人,即可去得个什么奖,发表创作谈。不过,在我看来,对感觉有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书写发端。

手触热水,有热的感觉,但是你能感觉你的感觉吗?人都有情绪,但是你能感觉你的情绪感觉吗?大于感觉的感觉,和抽离感觉的领会,由这里会分出两种写作,前者进入艺术,后者进入哲学或其他。

我看张爱玲的小说的有些篇或有些篇里的章,惊叹即在此处。我看朱天文的小说,篇篇都有,实在令人惊艳。天才这种东西,人人都会在各方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其实天才不是那些或多或少,而是总能把握住。

我对朱天文的微言在于,朱天文对她把握住的对感觉的感觉,有时手下太密了一些。比如她的《荒人手记》,有点像李贺写诗。诗也许可以,但长篇重结构,连梁架墙壁都卖得大价钱,挥霍了一些。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朱天文才挥霍得起。天才常常是挥霍的。

有评家说朱天文开始写老灵魂,我倒觉得朱天文的小说中早就开始抚摸无奈,只是后来评家终于在老的问题上

看出朱天文的探索。女性是人类中对无奈最敏感的,我们只要稍稍注意一下铺天盖地而来的护肤、化妆用品就晓得了。男性呢,将无奈隐蔽得好一些,不过最近一种蓝色棱形的小“伟哥”实在将伪装揭开得大了一点。

无奈是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感觉,只有面对它,才有最后的诚实与不诚实,这一点,是我最感动于朱天文的小说的。

粗粗提到两点,序好像是不该这样写的,尤其是对天文的小说。

一九九八年年底 客次意大利米兰

目 录

赘序	阿 城 1
----------	-------

伊甸不再	1
安安的假期	23
风拒来的人	42
柯那一班	68
画眉记	83
这一天	92
童年往事	100
桃树人家有事	124
炎夏之都	150
柴师父	179
带我去吧,月光	190
世纪末的华丽	253

附录

天文种种	袁琼琼 271
------------	---------

一种老去的声音 詹宏志 277

朱天文创作年表 284

伊 甸 不 再

她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

她说,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

她有三个名字。甄梨是碰见乔樵导播时为她取的艺名,据说是很好的笔画,因为那以后她就跟乔樵住在一起了,虽然乔樵已经有一位太太。但是大家都喊她双红,那位民国初年着凤仙装的侠骨柔情、风尘女杰戚双红,使她一炮而红,风靡了全国八点档的电视观众。事实上,她恨极了戚双红。甄素兰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如果能够,她要一把挽住时间的巨轮,永远停在素兰的日子。不再有什么会让她流泪了,除了戏里需要一点灵眼药水,除了偶尔有一次听见人家在唱“素兰要出嫁”,会这样给唱得俗腔滥调,她跟着恶意地乱哼乱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才知道眼泪是咸的。

甄 素 兰

素兰的日子并不好过。甄妈妈总是一袭布袋装在村子

的大马路上游荡，远远听见她透明如碎片的笑声一路摇曳过来，他们正玩抢宝石或过五关斩六将，都逐渐避到水沟墙边，二姐素娟跟男生在争执谁踩到了线，甄妈妈站在马路中央，觉得素娟那样大嗓门的争吵是件很滑稽的事，更加笑岔了气。素娟恶了脸对母亲怒斥：“笑笑笑，烦不烦你！”

甄妈妈顿时垮了笑容，要哭要骂还没变过来，素兰烫红着脸，沉沉地说：“妈，我们回家去。”

甄妈妈怕的其实是素兰，因为素兰最是护她。母女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回家，还不到转弯口，甄妈妈已忘了刚才的事，仍是那条歌又唱起来，轻盈透明的歌声唱着：“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儿在山坡底下放绵羊……”

这一段回家的路对素兰真是太长了，像是用尽她一辈子的力气。那时候她很喜欢贾家男孩童七，很小很小就喜欢了，知道童七也是喜欢她的吧，可是这一天他在背后看着她把母亲领回家去，背后还有素娟跟人家骂架的一波波的声浪，她想完了，一切都完了，当下就心底跟童七诀别了。那天甄伯伯竟然在家，一条短裤头从屋里出来，素兰正整个人贴在山墙上抠石灰洼洼，痛苦得连泪都流不出。甄伯伯有点被她那股子颓废模样骇住了，生气说：“作贱呐，好好的墙抠它做啥！”

她根本，根本，不要，理她的父亲！甚至她屡屡会要冲口而出：“甄大民，你凭什么！”她执意地面壁抠着墙，感觉她父亲高大又漂亮的身影罩着她。甄大民要是那么生气打她一巴掌也罢，然而她太晓得他了，他连发怒也从来没有彻底过，往往气到一半又被他自己姣好的体格和容貌分心了去，

拂拂额发，抖抖裤脚，遂一切不了了之。

甄大民是三级士官长，红底黄杠臂章，始终笔挺的草绿人字布军便服，跟大姐素华走在一起会以为是男朋友。他从开始就没老过。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老。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他把橡皮管接上水龙头，牵过后院的石阶，直牵到广场上，足足洗了一个小时的车子。村子里有两部交通车，另一部由贾树林开，贾车又老又旧，甄车则年轻而耀目。他保养车子，一如保养他的身材，他多么喜欢偶尔从绿亮的铁皮车身上惊鸿一瞥，永远给他最大的肯定与自信。七点一刻开车，常常广场的柏油路面还未干透，车轮湿洁沉黑，窗玻璃透亮，没有人像他这样，用驾驶古罗马战车的气概，用操作太空梭的技术，那就是甄大民缔造出来的世界。所以每次他总被派去接送外宾，或者国大代表上中山楼开会，十月，当然是最忙的季节了。

也许甄大民有一些些某种情结也未可知。因为照他的仁慈心肠，一来他不会拒绝别人，再来他喜欢每一个人喜欢他是一个好人，三来他爱女人，三样加起来，极容易使一个人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何况根据历史经验，不但无数的女人爱他，男人也爱他，且有一位女人因为太爱他而至心灵恍惚，这位女人自然是甄太太。甄大民爱女人，但他更爱车子，自某一方面来说，爱车子即是爱甄大民，是靠这一点水仙花情结救了他！

然而他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素兰痛恨长大。

他们家的胜家牌缝纫机早已不用了，搁置在米缸旁边

给虫蛀，素兰舀米煮饭时，每叫缝纫机的木板撞到头，撒下细细的鹅黄的蛀粉。母亲把他们穿不下的衣服清理出来，送给挑担来卖菜的山地太太，素兰趴茶几上画娃娃，替娃娃做衣服，娃娃长着一对葡萄仙子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她。母亲在窗外笑，一件件把衣服亮给人家看，一件件告诉人家没有破，没有绽线，拉链没有坏，素兰明明听出那个山地妇人道谢的声音里渐渐发寒起来的意思，一气，把才剪好的娃娃撕了，纱门砰一摔，站在门口，把母亲满怀抱的衣服一件件塞进塑胶提袋里，粗暴地递给人家，纱门一关，进来继续画衣服，画了件海军领洋装，眼泪却掉在衣上，洇出一团紫云来。

墙上挂着素华小学时代得过的许多奖状，挂着一张老相片，还没有素美，母亲也还没有发胖，素兰记得在石门水库照的，父亲的单位办郊游，仍然是父亲开车，他们一式穿着母亲昨晚才赶制完毕的海军领短裙。是秋天，风很大，野芒花比人高，却让风吹得倾倒，相片上的母亲掩着鬓脚，半弯着身好像在教导弟弟注视镜头，父亲一手很大胆地搭在母亲肩上，姐妹三人站在父亲左侧。风大，六口人像是齐齐朝相框的右角要脱去，素兰往往看迷了，会不会他们果然脱去后，框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都脱去哪里了？素兰记得那天沙也大，打得腿肚子痛。

不断有女人来找甄大民，母亲跟父亲小吵、大吵，抓住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苦，开始的时候父亲很烦恼，慢慢就麻木了。素兰眼看着家里冷锅冷灶起来，衣服泡了几天没洗，后院的蔷薇花给霸王草掩没了，不再听见缝纫机哒哒哒

的充实的声音。最可怕的是,眼看着母亲逐日发胖起来。她才多大呢,已经会帮母亲摇旗呐喊了。姐姐素华也帮母亲,可是母亲情况一天坏似一天,不能没有人煮饭、洗衣、浇花,素华比她大得多,正值大专联考的一年,放了学就赶回家张罗家务。素兰怎么就晓得教她母亲出去做事,不然在家开个洋裁店也好,至少交通车回来的时候,把头发梳好,换一件干净衣服。但母亲只是对着她絮絮叨叨,叨着又哭起来,哭昏了眼说出极愚蠢的话,素兰恨得抓母亲的头撞墙,昏天黑地里只觉屋顶要给她撞塌了。撞醒了,她跌在地上手脚抽筋,昔日的母亲又回来了,急切地、利落地救治她,等她平躺在床上止了抽筋,母亲守着床边,清泪流下两行泪。她睁大溷溷的眼睛,胃痛如绞,心灰到底:“没有用了,没、有、用。”看见气窗照进来斜阳飞舞着尘埃。

没有用了。母亲在门前骂对门的银姐姐,骂她婊子,跟银伯伯乱来,为什么又来搞我们家大民。父亲把母亲抓进屋来,母亲仍在窗口盘旋,对外面骂银妈妈没出息,克死前夫,拖油瓶嫁给银伯伯,公然让女儿乱搞父亲讨好老公,又让女儿公然勾引有妇之夫——父亲打了母亲,狠狠把母亲摔进房里打,孩子们哭成一团,母亲却在房里格格痴笑。天哪,父亲拿母亲的头朝墙壁上撞,洞洞洞洞!素华奔进房里哭泣:“爸,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妈妈要打死了……”

只有素兰原本正伏在饭桌上英文课本画娃娃,照旧画着,冷酷得可怕。这时抬起头,母亲的笑声没有了,冻——冻——根本不是人头,是某种东西才可能发出的这样的撞击声。素兰从脚底麻上来:妈妈死了。

妈妈并没有死,只是病得深深沉沉的。那几天她放学了也不回家,很多地方可以去。有一个同学叫罗小莉,带她去一〇七高地,正在盖房子,粗打了水泥的地上,两人藏在一叠木材后面,小莉从书包底层掏出塑胶袋密密裹好的一管强力胶,挤在袋里要她捂着吸,森森甜甜的蜜香极好闻。素兰心中微微诧异,这就是吸食强力胶了,小莉并不是坏学生,而且小莉的体育很好,上次越野赛跑拿了冠军。小莉伸出两只手臂比给她看:“我的右手比左手粗,打垒球打的。”

两人共一口塑胶袋轮流吸,素兰等着预想中的幻觉出现,也可能会昏迷了过去,都没有,澄澄的心底反而格外清晰,看见还没有上窗的框子外面,一角削平的红土崖,天高地垂,一幅画,她好像走进画里的最深最远处,睡着了。

很困难地醒来时,小莉在亲她,手臂紧紧箍住她透不过气,两人挣扎中踢到一个铁罐,空楼的回音咣当一响,远处起了狗吠,素兰挣脱开抓了书包要走,小莉一把扣住她腕,痛哭流涕,说她喜欢她,说喜欢阿桑,她已有阿桑的小孩,阿桑不要她,她爸爸晓得会打断她腿,她的腿不能断,阿桑说她的腿像鹿腿一样美丽,就是三年九班的阿桑,她没有别的意思,她只是喜欢她:“不要走啊,听我说……”

月亮斜斜吊在土崖下。小莉腮边一抹鼻涕,也许是强力胶,素兰简直不能同情她,一直跑出工地,他们村子的灯火就在脚下。白天高地是一栋栋空屋交错架着鹰架,晚上这里只是枯风咻咻吹过崖上的电线杆。她一路跑下坡来,重重叠叠的影子在后面追她,一口气跑到村子门口,已听见村头张家电视机声音开得老大,是黑松汽水的广告哗啦啦

啦在唱,令她安心得可以当下倒地安息了。马路中央有座石墩,防大车进村的,她就坐在上头,背对村子,望着刚才她跑回来的长长黑黑的路上,把纷乱的、破碎的自己,一块块找回来拼好,广场上停了她父亲的大车,即使在夜晚,也暗暗泛着漆光。当月光西斜时,她仍抱着书包坐在墩上,金风细凉如水,久久,久久,她若不是一尊石狮,也是月里一只蟾蜍。

第二天她不愿意去学校,只好五块钱买一张电影票在戏院坐了一天,看到一段莫名其妙的插片。第三天她在租书店看完书架上仅有的十一本东方少年出版社的亚森罗宾。第四天她必须去学校了,从家里到学校途经一所屠宰场,凌晨杀猪,早上她经过时腥味还浓,场里空空荡着一条条铁环,地面已冲净,细小的夹缝夹坑里仍存着清稀的血水,要花她极大的力气才过得去。然而罗小莉照样坐在第七排最后一个位子,见到她嗨一声,照样英文课跟着大家齐齐吟着:“我每天去学校除了星期天。”日光底下无新事,素兰无法明白,以为做了一个荒唐的梦。

她像又看见银伯伯肩上三颗闪烁的梅花,她们村里惟一的三颗梅花。银姐姐在贸易公司当秘书,也搭交通车,父女同出同返,很整齐雅丽的一对,见人有礼地露齿笑笑。银妈妈天生老相,洁癖,一天擦两遍窗台。三人住在一栋边间,不跟邻居来往,院子比别人大,且是银家头一个把竹篱笆换成水泥花砖墙,头一个装日光灯。素兰羡慕银家院里乳白色大玫瑰花,那是银妈妈难得开门出来倒垃圾被她瞄到的,太大了,像假的。许多事情她还没有懂,但先教了她

灰凉绝裂的感情。

秋收后的田里有人烧残秸，她蹲在垄头守着毕毕剥剥燃烧的火舌，火势顺风朝她吐来，近了，近了，红光直烫上她脸，她有本领不动，风势侧侧一斜，倒烧回头了。她想：火，火，你怎不敢烧我呢？天黑了，火舌变成了火星星，看着要灭了，灭了，垄上风一吹，魑魍魎又明了。素兰整个人掩在裙膝里，滴泪无，实则精神上已狠狠哭过一场，觉得她的人一点点的、痛楚的，又长出来了。回家吧。

走过贾树林家门口，因为童七，她从来绝不走这条巷子，今天不知怎么走来了，才发现，自己吓一跳，慌忙走过去。但眷村的浅门浅户，她已望见贾家五口人围着饭桌吃西瓜，童七把皮朝妹妹脸上一搽，方鼻方口笑得好开心，他们都咧嘴在笑，为什么那么开心，她甜蜜而震动地刻在心上了。可是拥有他这样一个大秘密，明天玩过五关要怎么来面对？多半她会是板着脸孔，结果一眼也没睬童七的罢。贾伯伯是个和气热烈好吃酒的家伙。

回到家，母亲竟已起床，素华炒菜，破天荒素娟在摆碗筷。素美拉她到房里，开了灯，倏——地，是盏日光灯，原来的黄灯泡那一天被父亲打坏了，到刚才电工才来改装日光灯，青薄的灯光，素美兴奋地说：“像在水里，三姐，还像吃的清冰喔！”

素娟说：“我知道你昨天跟前天都没上学，妈病了你也不回家看妈。以后衣服各人洗各人的，昨天碗是我帮你洗，欠我一次——”

素华斥了素娟，忧愁地望一眼素兰。

甄大民从后头水气淋淋地出来，颈上绕一条白毛巾，走到房门口张一张日光灯，笑说：“你们妈妈今天起来吃饭了，刚才叫把客厅的灯泡也换掉就好。”这才看到她，皱起眉头说：“都这么晚回，不像话吧。”因知盘问下去必是不愉快的事，就拍拍手要大家入座吃饭。

甄妈妈的病并没有好。素兰读到报纸上一篇报导，标题叫“头上开洞也没有用，精神分裂无药可治”。由于疯狂来自大脑，几千年前贝鲁维安斯人为疯人在头上打洞，希望邪恶的液体从中流出。

没有用，是她母亲的永远还是她的，连这个家，这个村子，连甄大民，烧成了灰，化成了烟，还是她的。

戚 双 红

由来侠女出风尘。

男主角是爱双红的，而以人事离合，双红于世上不过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她做得了主，局势做不了主。她的眼泪与欢笑，侠义与胆识，成全了一场圣战，也成全了男主角和第二女主角的姻缘，她则以遁入空门了此一生。剧终时，山泉、老松、古刹，男主角来求她一证。没有看到她，他不能相信，看到她，却明白了，占偈说：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戚双红微笑说：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一半赞许他，一半笑他仍未彻悟，遂飘然而去，晚钟梵唱里不知所终。主题曲扬起，女声三部合唱杳杳如乌飞兔走，画面上出现一轮